

## ~ 跨欄 ~

四/五月的雨，叫梅雨吧。搭配宜蘭的雨，正是吻合這樣的氛圍，中學全中運就在這個熟悉的地方。喔，不能說是熟悉的地方，是老人的家，老人的故鄉，宜蘭。

小孩，還小時，三不五時，問著，甚麼時候要回宜蘭。

「回宜蘭做甚麼？」老人反問小孩。

「我想找堂哥，我想找王敏，我想.....。」

幾個「我想」的延伸，但卻聽不到大人想聽到的.....。

「你們想看阿公嗎、阿嬤嗎？」老人心裡吶喊著。

小孩沒想那麼多，玩是他們世界的最大嚮夢。阿公、阿嬤在他們心目中，阿公、阿嬤玩不動。阿公除了大樓管理員的工作外，就是家中釘東搬西，有時在三樓曬晾衣服，有時在山上灑掃雜草。山上那是祖先的地，戴著斗笠的阿公，每每忙完後，雙手合十，跟祖先講話，「感謝祖先的庇蔭，讓一大口子，順順利利各司其職、兄睦弟恭、生活尚可、差強人意，只求身體健康、順心平安。」

站在草地一端的老人牽著小孩的手，望著老爸，浮現著一幅畫面.....。再二十年吧，現在的老爸，老人，小孩；二十年後的阿公，阿爸，老人，還有那未來的小孩。

鏡頭拉回那宜蘭的雨，全中運在宜蘭，小孩打球，參加全中運。空檔，老人與著老媽、老二，步出老大正在撕殺的桌球體育館。喘口氣，換個大自然的新鮮氣感，走著走著，天空逐漸出現一絲曙光。運動場傳來廣播聲，一點半賽程即將開始，請所有參觀民眾至司令台的看台觀賞比賽，並替所有的參賽的選手加油。

牽著小孩的手，跟著人潮往看台移動。

「爸爸，好刺激哦，操場這麼大，比我們學校大好多哦，你看，這裡有許多欄杆。」小孩興奮的說。「我知道，那是跨欄比賽，我在奧運電視轉播有看過。」

「對，你答對了，那是百米跨欄。」

廣播聲響起，女子跨欄比賽請準備，第一組自強國中、三民國中、大和高中.....。砰，槍聲

響起，從起跑線衝出各跑道的選手，倏忽間，已跑到看台前。

「爸，你看，他們來了，啊！好幾個柵欄倒了。」小孩喊著。

選手們依然往前衝跑，計時板的數字不停的翻新，吸引每人的目光，直到終點上的最後跑者，才終止這樣的急促的呼吸。一波又一波的廣播，一次又一次的就位，一聲又一聲槍響震撼人心。

「啊，又破紀錄了。」小孩說著。「你看，這次比剛剛那批人更快，好厲害哦。」

「柵欄倒了，會扣分嗎？」小孩繼續問著。

「不會，成績依舊，不過速度受到阻礙，當然也會變慢了些，所以成績自然就會受到影響了。」

「那要怎樣才不踢到那欄杆呢？」小孩好奇地問了。

「你知道嗎，每個步伐都要算哦，要算兩個高欄的距離，要跑出幾步，再跳，跨過那高欄，再跳，落下，再跑出幾步，要想，要算，要跑，要練習，要不斷的衝刺，一直到有信心，知道嗎。」

「我覺得好厲害，要跑又要想。」小孩露出驚呼的眼神說著，眼神不經意地移轉到下一波的起跑線。

只聽見「砰」一聲，槍聲響起，這波的四、五號跑道，逐漸衝出那觀眾眼裡的直線，形成拋物曲線的弧形。從老人眼裡，看到了拓樸的變化特性，頂點將是能量集中，也是第一個到達終點線。小孩的眼裡，開始計算裡步伐，一、二、三、跳，一、二、三、跳，喃喃地搭配著跑者的律動，彷彿自己就在那四、五線道上，跑著，想著，衝刺著。

是的，這也是人生路上，我們該有的生活、思緒、節奏，在那百米跨欄裡。勇者、智者，在算計軌跡中不斷的移動，一直到拋物線裡的頂點，成為律動裡的領導者。

小孩繼續算著。老人看著小孩，不禁笑著，留下文章的伏筆，記寫著這篇故事。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